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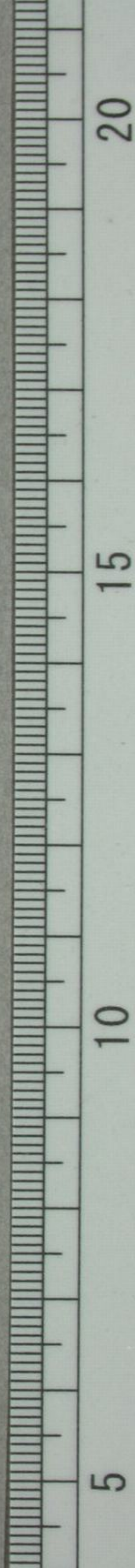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2



文庫 11
D 247
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703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八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聖歎外書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眼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着金老，却要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蓮身上，生出一箇趙員外來，所以有箇趙員外者，全是作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為代州鴈門縣有此一箇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外愛鎗棒，有義氣處，俱不得失口便讚員外也。是一箇人，要知道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妾面上，着實用情，故後文魯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自不辨牛馬牡牝矣。

寫金老家寫得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真是史遷復生。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箇間架，若不做一間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且令讀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不及矣。然要別做間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真

五才子書 卷之八

如長老所云念經誦咒辦道參禪者乎今忽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面掃刷淨盡然後迤邐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真斷釐煉石之才也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許多謙遜這却直云因為你上便有正迎着鄭屠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問得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極便曲之情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句下無雙一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後遺許多好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不重員外鎗棒只借嘗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殼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徑淨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請那女孩兒濃粧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殼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室女子開口請上樓去視魯達猶父也然樓上已算曲映之前掩後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處不知何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孝順又細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

排飯來此句有三妙在內不可不悉一是視魯猶父一是女兒嬌養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魯達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新討的是分付那箇姪煨一面燒着火那箇妙明是一小厮兒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醃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筋筋鋪下菜蔬果子噶飯等物噶飯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又有銀酒壺不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魯達托大三人慢慢地飲酒情者何以異哉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箇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語妙絕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棍棒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捨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寫得淋漓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樓上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非寫趙員外魯達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雖是問辭亦寫老兒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魯達托大意思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提轄上樓坐定樓上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

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利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三寶位更名改姓寫盡婆氣員外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信心人口頭滑語鄭屠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為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以眼取人眾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維摩詰經云菩薩直心是道場無諂曲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難久後却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一箇文殊叢林其衆何止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特詳此語寫得魯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

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打得好鄭屠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襟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鬚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魯達亦然見他各士風流也眾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眾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通達佛法謝靈運施與維摩却不知為鬚草者備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竟與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師友三皈依不如此法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不能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洒家記得錯錯落落四不要中從未聞此四字如眾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眾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事引魯智深拜了眾師兄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知道明夜必有可觀手法之妙如此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眾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眾師父在此疊此二語藏下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是必連日書院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人叢裏一句到松下一位作家倘有不然難以今日難比往嘗此八字寫盡勿勿難盡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

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何得止是衣服况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二語有深願趙員外東卿西嚙打人是另自喫酒打人亦並非食言且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轎子下兩乘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開殺英雄作者胸有人言倒頭便睡是大修行人大自有法嗟呼菩薩六行度萬行而自莊嚴豈若狔犬食飽即逸形如飽頭者乎菩薩英雄也游行十方顧盼雄毅若有一剎那頃合眼若睡即是菩薩行放法而令人讚歎於惡道耶上下兩箇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自睡干你甚事八字說得有情有理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酒家也喫甚麼鮮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此等世人以取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繇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豈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没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獅子吼大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種震動六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如何是佛乾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長老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出四五箇月中情事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四字斷得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殺繫了鴉青緋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亭子又坐在鶯頂懶凳上尋思道于鳥麼驚才捷筆俺往嘗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癟了寫得可憐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見可

酒來喫也好寫盡裏肉滋味正想酒哩四字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特地下蓋着桶蓋四字那漢子手裏拿着一箇鍬子二語之唱上上來唱道九里山前作戰場第一句救得舊刀鎗第二句順風吹起烏江水第三句好似虞姬別霸王第四句好此二言真絕妙又偏唱戰場二字拖逗魯達妙不可當第一句風雲變色第二句水消瓦解第三句好也不然竟名士歌詩如旂亭畫壁一絕句故事不通之極然正英雄如魯達李逵之徒只對句隱隱那動不飲史連兒女離別之感何得無之故魯達有酒淚之文李逵有大哭之日也第四句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不得問者鍬子之故也那漢子道好酒此二字却有一兩段驚天動地文字在內一是一是好智深道多少錢一桶流涎極矣不好便喫只得力掃寫英雄失時意思陶詩云飢來那漢子道和尚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聽深道酒家和你更甚麼之根那漢子道我這酒三字賣與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聽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硬一句現出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仍放歌叮囑外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子拿住匾擔只一脚連用三句時一脚總寫魯達夾直過人交福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兩桶都提在亭上地下拾起鍬子被打破開了桶蓋者只顧

昏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四字，不是贊智深酒量大，正是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討錢，偏說寺裏回映，已有法旨句，偏說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兩頭輕重如何好挑，分作兩拿了鏟子，鏟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次有節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奇妙酒不止，偏袒着兩箇膀子，上山來。回顧想復兩兩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噠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曉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口中念出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者舊性未改，無此一架，便覺下語，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兼犯五逆罪中第二，大罪故妙，故快，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厮打。」語得意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關也。智深用手隔過，攔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越快人，其聲清打得跟跟踉踉，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第四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酒家饒你這厮，跟跟踉踉，擷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奇大踏步搶入來，眾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好筆安間竟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寫眾人活智深搶入塔來，一拳，其棍史才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是眾人活亮桶，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

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大蟲，偏服，益心魯深偏懼，伯長，老所以為魯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打箇問訊，指着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不穿不語，又不曾撩撥他們，他眾人又引人來打酒家。」此又字醉語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寫盡醉中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夾八語，如書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秃驢。」公有髮耶，長老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好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如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語不多，而文勢本寺那容得這箇野貓，鬪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唆，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及分曉是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湯豆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句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尿，佛殿撒尿四字，自來不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會連壞了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管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飲酒本第五戒，前移在第四，此處又說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於三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降龍伏虎，盡此數言，然後知百又用好

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雖極要忍畢竟不是開口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又一樣直挑出三字從會達心坎裏耀出來○前云房簷上是到矣智深一直走進去如畫門首方見此云望見直挑出在門前則此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不肯動身可憐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一生不用巧此處萬不生箇道理如何能殺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要極寫會達久渴思漿光景胡亂茅柴勝於長行粥飯也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口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是舊達生得怕人和尚你那里來智深道和尚若是五臺山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此義要買碗酒喫重說此句必重說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既喚作和尚又稱云師父一句而兩頭我却不識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燥急你快將酒賣來妙說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方問到肉者寫酒懷浩落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狗肉極力寫盡會達絕倒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里煮酒莊家道和尚將狗肉來竈上大眾中契誰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實非也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難得者酒肉足道哉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少停吐與不可聞將來

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自從請了史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里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眼四妙勸從莊家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妙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智深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稱完不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卻向那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裏坐下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生即辭肉復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掬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亭子半邊初坐時曾坐於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擻槍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妙筆不張時將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搥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奇景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却似撻蔥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兩座金剛兩樣打法敲了一回等了一回都是前矣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頭大笑提了兩下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事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

道是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員外出醜矣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非買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則員外真像一箇人後日便不容易安置他日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早布直裰一雙僧鞋老愛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開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眾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此四字是王維所說世間淡泊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九

聖歎外書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智深取却真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卧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卧之才猶不為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嘗之情測之也哉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為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為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向不和向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却欲遙遙相對故其敘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死官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

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曾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曾達浩浩落落。

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曾達是箇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箇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為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曼曼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為之痛悼乎哉。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

江而止。智深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洒家不省得也。拜箇不住則之辭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拜了長老九拜，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可不十拜曰十拜者，數也。拜箇不數則是九拜也。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眾僧人，離了五臺山，逕

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前所見間壁一家，寫着父子客店也。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眾僧，得智深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完衆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完壞金剛亭子。過不

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連日爛醉，等得兩件傢伙都已完備，做了刀鞘，又向戒刀

來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添出色澤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前許不肯食言，打得意益文人筆，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細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亦在過往人眼中看，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

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能喫一嚇，安肯復入這門來。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夜歇。白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寫得魯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

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二三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伏一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

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箇喏。俗本作打，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

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

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世間如此之事，極多，高來為之一笑。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

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挂一條過頭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洒家是五

臺山來的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臺山來的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臺山來的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臺山來的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臺山來的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那厮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嘗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佛者何也天者何也三者何也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謂等事取法乎天也然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謂等事取法乎天也然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謂等事取法乎天也然

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箇喏俗謂叩也謝道感承施主酒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謂問之也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著名令愛那不挑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兼乃不源流明白與俺取了箇諱字因酒家姓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却偏問酒妙筆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太公道既然師父不自增出一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說酒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擡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筋筋先却不見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細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一壺妙下了一雙筋筋先雙蓋子蓋子方纔來只一雙筋一雙蓋亦必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寫五臺山師父絕倒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擡飯來又喫了擡過桌子此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間管的事先作一跌麼明日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嘗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

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奇文字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嘗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癡漢奇文寫盡莊漢情懂彼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近來二字妙招了寨棚聚集字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又答還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酒家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魯達凡三事都是婦女身上起第一為了金老女兒做了和尚豪傑親酒色感慨世人不少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敢眼魔君你如何能殺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心前說有箇道理回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兒如何能殺一句便隨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是魯達絕不出一句快妙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妙絕前打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前一壺道哉既太公智深奉承之意再與痛飲然在智深則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直問何則若智深自討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再與痛飲然在智深則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直問何則若智深着云飯便不喫酒再將些來反覆推敲問飯來而智深接太公道有分外驚喜奉承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細提了禪杖帶了戒刀細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

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稱酒家，此獨云小僧者，為新婦房裏四字，合成妙語。

笑也。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眾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劉老女也，孫郎妹，即何其房中。

孫也。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銷金帳中，赤條條，一箇和尚，奇文。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只聽得山邊鐘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雖怕極之語，然亦故作奇文。兒做親丈人，先懷鬼胎，即。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槍，盡把紅袍絹帛縛着，與高小嘍囉頭上，亂插着野花，此處特地寫非為新即裝幌。總為後文反映也。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紅紗燈籠，出此處，特乾紅凹面中，鬚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團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猢猻身銷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與高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眾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與高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眾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有已醉七八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了馬杯，又是下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又杯三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何從遂忘之。既來入贅，則非少頃便歸。

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吉凶如何，先辦一條走路。妙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絕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繇我，那夫

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幾成布施，燈油魯智深坐在帳子裏，聽得，忍不住笑不做一聲。數情景，那大王摸進房中，摸字不連，大王摸字與

與房中字不連，思之發笑，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塞夫人，一頭叫娘，連子，一頭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接大箇摸字，忽然接一箇肚皮字，雖欲不笑，不

可也。○意在肚皮之下，不料乃遇吾師。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與掙扎字不連，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

頰子只一拳，舊時那大王叫一聲道：「甚禁，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此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脚尖一齊上，絕倒。○老打得大王叫救人，七字奇文，大王字不連，打大王叫救人，只救人字不連，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句妙趣，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和尚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槍將入來，眾人燈下打一看，時眾人眼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如火似錦，騎翻大帽中看出，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如火似錦，騎翻大赤條條和尚，豈不怪哉。為頭的小嘍囉叫道：「你眾人都來救大王，王字不連，眾小嘍囉一齊拖

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好把禪杖收住，好定睛看時，好火把下，絕認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
却自難記，非魯達過也。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
二字為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何以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
哥哥緣何做了和尚？要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
一路，遂令行文中此一筆，妙絕。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之精細和李忠都到廳上，叙舊。魯智
深坐在正面，看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
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妙妙曲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好魯智深
道：你二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出四字。以地之甚，太公則智深與太公是二位，李忠則強盜也。以
公做一路，寫得魯達天空，海闊深與李忠是二位，太公是二位，李忠則強盜也。以
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抱之，同卧真為神化之筆也。魯智深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
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資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
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想官司追捉得
洒家甚緊，那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洒家因兩番洒後，儒雅開
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了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
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兵戎矣。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因親
有此一問，你如何又在這里？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
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於無意中補出史
真之妙，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
桃花山扎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為

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
再也休題。魯達道他只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去了，教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
之，所知也。太公見說了大喜，方纔安排酒食出來，用故來得快，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
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皆皆席所，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細魯智深道：李
家兄弟，親切得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爽直。真是看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
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語。為要當面決絕親事，故特放此一句。太公叫莊
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奇景
道：人却早天色大明，可見開衆人上山來，智深大公來到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
請智深入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不妨權坐，及後請李忠叫請周通
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讐，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
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嘗和你
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阿呀，撲翻身便剪拂
寫出平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叙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
日貫耳，亦坐將下，則將令周通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親切得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
不知，強盜何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
所，他心裏怕不情願。此句又帶一曲，可你依着洒家把他棄了，放不過太公攬歸自己，既壓之以
相忘之心，益見其妙也。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不是軟語
正是：折箭通見，妙也。周通道：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
是頭，所以折箭也。

悔再勒一句妙絕。爽快是魯達天性。此偏多用勾勒乃愈見其爽快妙絕。周通折箭為誓魯達非此不信。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完劉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魯智深、周通、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下里漫漫都是亂草。伏一。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說放在卓上，好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罵盡。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捆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何處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撒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度，腰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數筆看他。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險峻之處，却尋思道：「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擲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爽快自性，豈無傷損，則不知並無損傷之乾淨也。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

搜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山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妙筆。不因此取數十箇人，何須一刻工夫，魯達如何做得許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語，便李忠周通挺着鎗，不充挺刀，相鬪，那出工夫來，魯達如何做得許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語，便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吶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撻着朴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是好一回。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早被搠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慢慢妙，又好。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網做一塊，在亭柱邊，卓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網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忒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忒驢倒是箇老賊，這般險峻山岡，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非真寫周通圖着後日也，蓋為此。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於偷酒者，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於偷酒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於偷酒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酒家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饑，眼目牢牢記之，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官觀，風吹得

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

聖歎外書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寧惟是而已。前後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可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菴也。

吾讀死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菴忽然而寫死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死官也。耐菴忽然而寫死官，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死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死官何因而起，死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人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朱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死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茶花之句，可入詩料，以北西

少名誰二字者那漢正問到此却被智深性發搶出下句來遂不得畢其辭故正問得姓甚二
 智深道俺且和你關三百合却說姓名是合後語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關到十
 數合後那漢暗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合後語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關到十
 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眼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
 熟與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筆來前聲音在姓名前此聲音在姓名後此書也智深說姓名畢
 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躬拂與前李忠一說道認得史進麼讀此一句分更說也智深說姓名畢
 天而降也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躬拂了前是一箇橋邊事今讀分更說也智深說姓名畢
 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千古苦語定出好漢口中也然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
 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齊發那唱的
 金老亦補前文所無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入書藏過幾
 此字結煞已後進字更不見於天下萬世自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
 些盤纏盤纏尋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先叙次問李忠先問次叙此智深把前面過的話
 從頭說了一遍省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並不
 史進所以為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
 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勇亦不主意肚中饑時難以智深之
 可筆之既去如龍人海筆之復來如虎下山此豈入海者非細事耶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
 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於正傳無謂故只用一句寺去自坐地便省那幾箇和尚矣一者不武二者
 景也人嘆力光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關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

裏敗將如何再敢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禪杖五奔過橋來鐵佛生噴仗着朴刀殺下橋去
 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與前一者走路者壯中無食
 對看他章法兩箇關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辨得走路那飛天藥叉丘道人見和尚
 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
 笠兒此句不寫史進一時性發益為前文林子中關至四十五合其在史進固為難處不
 出胸中此處然有箇益得一句着大氣益而於前文亦不關至四十五合其在史進固為難處不
 兩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關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禪杖得禪杖至此
 快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
 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脫肢脫察的
 禪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更快捷更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智深
 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潤裏兩箇再趕入寺裏來再入香積厨下拿
 了包裹俗本此句那幾箇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自都吊死了
 抑將為之非此句則將聽其仍舊苟延殘喘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箇那箇擔
 來的婦人投井而死將此處若送非此句省手也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
 去並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
 到厨房見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始得一飽飽之兩箇各背包裹史進增
 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
 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火起來可謂淨佛國土

林才得耐先說一箇叢林... 好不是久戀之家... 微明兩箇遠地... 叫酒保買些肉來... 進道你今投那里去... 却再理會... 酒錢二人出得店門... 便人可通箇信息... 街坊熱鬧人物... 橋便是智深提了... 報與知客...

大包裏先有五分鐘他知客問道... 深說道酒家五臺山來... 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 出書來拿在手裏... 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 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 多時不曾有法帖來... 倒知客忍不住笑... 接書拆開看時... 道遠來僧人且去... 杖戒刀跟着行童... 僧人原來是經略... 安他不得却推來... 亂了清規如何... 知客道便是弟子...

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解宇後，那片菜園時嘗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
 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啤，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
 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
 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
 事人員，我這做寺，四字：謙得好笑，我這做寺，占得可笑，寫東京法師，便真是東京法師。有箇
 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此四字：如何，釋放人，於佛法中，每爭我宗，亦此類也。有箇
 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酒家投大利，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
 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
 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首座尚然說，況其下，智深道：酒家不管
 菜園，殺也要做都寺監寺，何至於殺，以一身博都寺，監寺，清公門庭，如狗。智深道：「酒家不
 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達法為東京人，現身說法耳。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
 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營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
 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
 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喚做塔管飯的，飯頭
 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知客却直數至，這箇
 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小僧，假如未等之末，寫出清公會下，嘈雜可笑。這箇
 頭，又管了一年，句：好，你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句：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
 時，調侃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深而一箇平，等慈悲，一箇機

心周密，其賢其不肖，相去真不可辨，嗟乎佛法豈可以門庭冷熱為低昂哉。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
 居解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
 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
 直來酸棗門外，解宇裏來往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管在
 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解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告示亦在潑大
 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
 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智深，五字奇文，為
 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
 理，他又不會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
 脚，翻筋斗，擲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潑皮有潑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
 智深，深來到解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
 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了，且說
 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
 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
 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便搶右腳，指望來擲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
 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擲智
 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間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出格親熱，却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關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況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則要炤林家，叙林家，則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關武坊賣刀，大漢自說賣刀，林冲魯達自說問話，大漢又說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問話，此時譬如兩峰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

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驕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箇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敵都盡，蓋為藏却衙內，則立刻斃粉，不藏衙內，則即日斃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為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為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解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擲洒家，那厮却是倒來持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眾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騰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要走，智深左腳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攪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眾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眾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眾人一打，救擡到葫蘆架邊，是菜園，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眾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眾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若漏是

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凡作史最易漏者，如智深叫道：都來解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眾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眾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為生，這片菜園，足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里來的長老，恁的得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是實話，然亦不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得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二事不相蒙，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眾潑皮嗒嗒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解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此句極易漏，次日眾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解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發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眾人們壞鈔，眾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眾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酒正在那里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奇文，想突如其來，眾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叩齒為禳，不知始於何時，乃笑曰：自古成文，非士大夫所宜有，凡道家經集，皆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眾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眾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眾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老是，第二層是是，第三層是是，第四層是是，第五層是是，第六層是是，智深相了一相，第一層是是，第二層是是，第三層是是，第四層是是，第五層是是，第六層是是，第七層是是，第八層是是，第九層是是，第十層是是，第十一層是是，第十二層是是，第十三層是是，第十四層是是，第十五層是是，第十六層是是，第十七層是是，第十八層是是，第十九層是是，第二十層是是，第二十一層是是，第二十二層是是，第二十三層是是，第二十四層是是，第二十五層是是，第二十六層是是，第二十七層是是，第二十八層是是，第二十九層是是，第三十層是是，第三十一層是是，第三十二層是是，第三十三層是是，第三十四層是是，第三十五層是是，第三十六層是是，第三十七層是是，第三十八層是是，第三十九層是是，第四十層是是，第四十一層是是，第四十二層是是，第四十三層是是，第四十四層是是，第四十五層是是，第四十六層是是，第四十七層是是，第四十八層是是，第四十九層是是，第五十層是是，第五十一層是是，第五十二層是是，第五十三層是是，第五十四層是是，第五十五層是是，第五十六層是是，第五十七層是是，第五十八層是是，第五十九層是是，第六十層是是，第六十一層是是，第六十二層是是，第六十三層是是，第六十四層是是，第六十五層是是，第六十六層是是，第六十七層是是，第六十八層是是，第六十九層是是，第七十層是是，第七十一層是是，第七十二層是是，第七十三層是是，第七十四層是是，第七十五層是是，第七十六層是是，第七十七層是是，第七十八層是是，第七十九層是是，第八十層是是，第八十一層是是，第八十二層是是，第八十三層是是，第八十四層是是，第八十五層是是，第八十六層是是，第八十七層是是，第八十八層是是，第八十九層是是，第九十層是是，第九十一層是是，第九十二層是是，第九十三層是是，第九十四層是是，第九十五層是是，第九十六層是是，第九十七層是是，第九十八層是是，第九十九層是是，第一百層是是。

細作正是氣走到樹前把直撥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板住上截把腰只一
 趣雄萬夫處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眾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忽然把明日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人明日
 眾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為始變做十日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
 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使器械智深道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
 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使拳妙有層節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
 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
 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眾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
 眾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
 看得使拳而已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眾人看了
 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特地將禪杖在此處喝米一智深接過來
 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眾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二字是作文妙
 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
 箇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髮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
 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磁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
 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眾
 發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眾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槍棒
 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

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問智深道西家是關西魯達的使
 是不答得只為殺得人多情願為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着神林冲大喜就當
 結義智深為兄何驟也然稍遲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
 壁嶽廟裏還香願則胡可得也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
 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西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
 得教頭不棄結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
 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
 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
 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
 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胡梯上一箇年少的後主獨自背立着把林冲
 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
 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
 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奇峯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
 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忽起又補入高俅家地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特
 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
 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于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
 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眾多問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

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瞧那高衙內，說不得，在人前下... 衆間漢... 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 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户，大踏步槍入廟來，直教那高衙內... 高衙內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 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喚着他的請受，權且讓這一次。雖林武師無可如何，我哀哉。智... 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本官太尉與甚？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 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本林... 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做了林冲。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魯達語... 勸魯達，真令人破涕為笑。奇文奇文。醉人發怒，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 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醉人發怒，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 深提看禪杖道：「阿嫂，不嫌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魯達正是得意，語阿哥明日再得相會。一日不... 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間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 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兩日，衆多間漢都來伺候，見衙內... 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 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每此等衙內，其生處，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 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 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

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場，他見在帳下聽使... 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大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的性命。小間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 穀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爲太尉兒子... 女娘三家，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 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裏，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 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間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 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到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 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看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繇他不肯，小間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 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大尉家隔壁巷內，此句次日商... 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 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四字腕中有鬼，何也？蓋一路叙衙內設計，作者手筆忙極矣，不能更折... 復之，而竟公然下，一筆到衙內，衙內將林冲許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 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發一發，何故連日街前不... 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 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起，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 歸，又分付一句，快來看視，波紋無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間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 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家去不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 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

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發憤作書，也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如不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此等皆作者筆力所到，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竟子弟讀之，可救拘縮之病。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躡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和我，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這家誰家？只是一家人，情景不少也。○並不說陸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便報肚一箇官人，塞死在樓上，如矣却不拾待下樓，只見前日在獄廟裏囉哩娘子的，那後生，前日見為真妙，只是耳中雖聞聲，口上却不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下樓後得及高衙內，因此我一地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人去喫酒，因此持奔到這裡，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頭和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有此一句，便有只聽得娘子叫道：只聽得妙，急殺。○此時是聽得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內道：妙聽得妙，若不聽得，便一發急殺矣。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內道：妙聽得妙，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錦兒來林冲去，已非一刻，故衙內口口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問使來帶衙內無數囉哩高

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此一句若在神間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矣。問此一句，止寫林冲氣急，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刀巡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此句寫出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歸疾林冲擊了一把解腕尖，回家林冲自歸，又回娘子勸道：婦人必勸字寫娘子貞良，如見若活，恨我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廝趕着稱兄稱弟，兄字上文幾報仇也，恨我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焰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好字上文幾報仇也，恨我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寫得精神，白却不見面，四壯夫又哭，娘子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寫得精神，白却不見面，四壯夫又哭，娘子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奇文快筆，入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遲一刻，不告訴者，特地也。留筆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間，一遭市沽兩盃，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帶過明日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有開筆去，太尉府中叙知，然頭作書之法，不日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能發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

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要共那人宗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突然下此一語為後日之文嫌突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又添出一箇老都管何也寫陸謙富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教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日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被句惡人初念未必便惡却樣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重潤那一日文才子不虛也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坊名與寶刀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孤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陸謙畜生以情理論之一刀豈足惜哉若以才情草標兒色絕偏又是孤角頭中舊戰袍又插箇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耳驚心刺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來此一句筆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倒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之極此一句筆墨淋漓那漢又在背

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其辭新緊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寫得淋淋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淋漓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失口道好刀疾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二千貫實價一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寫林冲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叙極忙事偏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極忙中又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肯直書務用一曲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却歷一來為壯士失時發洩血淚一來表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血淚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只七字林冲再也不問只六字收拾得淋漓無限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憑翻來覆去的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四慢慢和他比試惜自驚自語自折林冲當晚不落落手看了一晚一夜間掛在壁上二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龍跳虎卧次日已牌時分可見看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這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朱子曰其辭若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早晨刀衣裳都不暇穿高林冲摩挲愛惜劇于十五女矣

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只從間處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寫一句立兩箇又道：「太尉這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過遭都是綠欄杆，」只見欄杆者太尉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言未到堂中，只在簷下也，有此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句便生出下文，四箇青字，身分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林冲省道：「疾，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奇文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大尉，筆筆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執刀二字作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上入罪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接前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却早兩箇八十萬禁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河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開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猪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令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似字好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大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羸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大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

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大尉批抑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大尉家的之理無孔目唐突府尹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府中則多犯彌天之罪耳應絕言高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字妙殺剛字妙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快語人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語便人不得林冲死罪矣妙筆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縣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道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句一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求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錢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明特註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此句非鄰舍情重亦非林冲有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

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入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箇兒女為後文省手也却於林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妙之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嘆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細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得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殺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截鐵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錄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截鐵一路翁婿往復妻側曲曲折折折至此各用一句截鐵語收之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高衙內者斷配滄州去後存亡未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生嘗談耳用來恰字字如錦恐後無憑立此友約為昭年月日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寫林冲斬頭血見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

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又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聲為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高衙內也却不直說高衙內益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為林冲悞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錄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那娘子聽得說力有筆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力有筆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响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眾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從鄰舍二字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重將此句特說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眾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

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茶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卓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喏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一箇不肯一箇不好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一箇不好凡公人必用兩箇為一財都用此法切勿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一箇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他今人以死博名類如此矣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薛霸賊既得龍又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出小語小人看者務要寫專等好音好音二字用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喫

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人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人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不好，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裏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二人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地也。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人，合了滾湯，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

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合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太棍撻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反是董超發科，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在後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曲曲而來，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眼偏用開眼，寫出許多做作，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其用筆之曲，如此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同董超兩箇人，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

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矣。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為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為何人，而又不敢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叙還，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會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縮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却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上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特特擠出兩箇公人，心間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為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為貴者也。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為雲霞，在地為山川，在草木為花草，在鳥獸為翬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為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財，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鱗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淡之甚也。兩箇公人亦賚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即

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熱鬧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指蠶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即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効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為美談信乎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尚不閉門學道而尚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為不知時勢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杖飛將來第一段單飛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讀者眼光雷電看他先飛出禪杖大跳出和尚恣意弄奇出絕怪絕第二段單跳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著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却未和和尚是誰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名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極急時下語字妙妙頃刻不至即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于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高俅殺林冲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重叙林冲酒家憂得你苦補叙自家自從你受官司重叙林冲俺

又無處去教你補叙自家打聽得你斷配滄州重叙林冲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補叙自家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重叙林冲以此酒家疑心教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補叙自家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叙林冲酒家也在那店裏歇補叙自家夜間聽得那廝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第六段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補叙自家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第七段越放你不下補叙自家你五更裏出門時第八段酒家先投避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箇撮鳥補叙自家他到來這裏害你補叙自家正好殺這廝兩箇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仍前索子扯出此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絕倒了禪杖先走好景此回魯智深都在禪杖上出色妙景也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扯出林子來好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賦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又賦一卷氣悶書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口陡然起後忽然至此快話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見母語可憐極了得如人墮淚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

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兩血鬼夜哭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穀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忽作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快語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快語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中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得意高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得意高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得意高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大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茶園解字裏新來了箇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此一語，甲在此處，並不得明白，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公人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省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何等就就松林裏少歇。此處入後徑說頭硬似松樹，所謂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此句反在感有無限兒女恩情在內，謹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三兩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奇語。此句上更不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

着些骨頭，不待詞畢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突兀起，及其盡也，連而漸弛矣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恣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恣筆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入到裏面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句，見十七八日，着實過不得。○松林分動也。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情來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奇生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道，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店中，嘗嘗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店主口中，無端叙出有春山。出雲之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嘗嘗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上文愈顯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迓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語公人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是我等正要尋他，店主

妙上還有一句不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
須明言會之也
 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
 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
以表銀子之功為千古一歎
 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牌頭說一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
牌頭說一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
句如戲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下銀子教看天王
 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
 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
 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頂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
 上連忙去稟了管營連忙妙銀子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
 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
 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間中寫林冲
波子餘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間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
 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誰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
 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